

园林是首哲理诗 ——论《红楼梦》园林文化审美意蕴

龙志坚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中国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学、美学等内涵。从园林研究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形态,无疑是很有魅力的学术课题。文章试从《红楼梦》园林文化所彰显的和谐美、个性美、静态美、柔性美等方面,把握《红楼梦》园林文化特质及其审美显现。

[关键词] 园林; 哲理; 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4-0093-03

《红楼梦》中园林创造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大观园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大观园是曹雪芹在生活实践中吸取当时的园林建筑素材,通过分析综合、加工改造,创造出来的园林艺术形象,是文学作品中理想化了的园林典型,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一 红楼园林的和谐美

大观园选址地、利合一。大观园选址讲究,诚如《园冶》所说:“宅傍屋后有隙地可葺园,不第便于乐闲,斯谓护宅之佳境也”^[1]。“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红楼梦》第 16 回)从上述描述可知,大观园园地是贾宅基地一部分,位于宁、荣二府后边。在宁、荣二府中的空地上建造大观园,符合建宅相地“护宅之佳境”的要求,而且,方便元妃省亲,免去贾母等内眷外出之弊,方便使用,同时还可利用会芳园旧址,“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红楼梦》第 16 回)。园中的树木、花卉、山石也能尽量利用,“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两处又甚近,凑来一处,省得许多财力,纵亦不敷,所添亦有限”(《红楼梦》第 16 回)。利用旧有空地、水源和树木、花卉、山石,不但符合建宅相地要求,为元妃省亲,贾母等内眷提供了方便,而且节省一定财力,可谓地、利合一,一举两得。

大观园布局山、水合一。在中国园林布局上,“山”是园林之风骨,“水”是园林之命脉,无山则无景观,无水则无生气。大观园在设计时,以山水为各个景点的骨架,巧妙布局,相映成趣。贾政等人游览大观园,首先见的是一座假山,形

成一道翠嶂挡在前面。这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景观,以至贾政赞叹:“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红楼梦》第 17 回),假山的堆砌增添了园林的观赏性,造成园中的曲折多姿。从元春、贾母乘舟游园经过的路线可知园内重要的院落都能乘船直达,可见大观园也是一个以水为主的园林。大观园中的园林建筑、各处亭馆的分张联络,都因水之曲折而穿插映带,巧妙安排,依形就势。大观园的园林在设计时,注意设桥跨水,水阁凉亭傍水,桃红柳绿映水,趣在水中而功在水外。

大观园造园景、人合一。“借景”是中国古典造园的传统手法之一。曹雪芹巧妙地把自然界的各种美好的东西组合到园内来,以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景色,使园中景和园中人相映成辉。大观园的色是自然的色,以四季植物不断变化的色彩为主,形成园林的色彩美。丰富的色彩美仅从小说的回目中就显示出。如第 27 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是(滴翠亭)绿色、五色(彩蝶)、黑色(飞燕)、红色(残红)的搭配。第 35 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是白色(白玉钏)、绿色(莲叶)、黄色(黄金莺)和红色(梅花)的组合。大观园的声音是自然的声,鸟声、笛声、琴声形成园林的音响美。各种音响美的描写也可从小说的回目中见出。如第 59 回“柳叶渚边嗔莺叱燕”是鸟声,第 76 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是笛声,如第 87 回“感秋声抚琴悲往事”是琴声。大观园的香是农业的飘香,粮食、蔬菜、水果的香气从泥土中生成,在园林中散发,形成园林的嗅觉美。小说直接以香命名的“香菱”(果香)、“稻香村”(粮食香)、“藕香榭”(蔬菜香)、“梨香院”(水果香)、“冷香丸”(中药香)。作者通过形、色、声、香的意象融合,构成时而鸟语花香之景,时而品笛感凄清之景,时而抚琴感秋之景,使读者在视

[收稿日期] 2010-04-12

[作者简介] 龙志坚(197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觉、听觉和嗅觉上,产生一种联觉美,园中有景,景中有人,人与景合,景因人异。景人互借互生,浑然一体,使读者感悟生活的多姿多彩。

二 红楼园林的个性美

大观园园林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造园的时候,以群组的形式构建一个个风景小区,如蘅芜院、怡红院、潇湘馆、稻香村、秋爽斋、栊翠庵等,都是大观园中的主要风景线,而这些风景线都带有强烈的人物个性,充分展示人物的个性美。现以蘅芜院、潇湘馆为例说明:

蘅芜院一藏而不露的象征。从名字上看,蘅芜院就是天上神仙洞府的象征,是“山中高士”修身养性的地方。这一构思,即把薛宝钗与世无争,安分随时,不流于俗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设计上看,蘅芜院的布局比较封闭,突出“藏”的意境。进入院落先为大块玲珑山石阻隔,把房屋完全挡在视线之外,绕过山石才见房屋及院落。由于山石对入口视线的屏蔽,更显院落的清雅安静。这种欲扬先抑的布局营造出一种空间的对比和变化,另一方面赋予蘅芜院一种藏而不露的性格特点,这也是薛宝钗为人处事的最大特点。正如脂评所说:“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从室内摆设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素纱幔帐,衾褥也十分朴素”(《红楼梦》第40回),连贾府“老祖宗”也嫌她房里太“素净”,更“忌讳”。然而,这种摆设,却有力的印证了薛宝钗“淡极始知花更艳”的处世哲学。

潇湘馆一孤傲高洁的象征。作者在写潇湘馆时,着力突出一个“曲”字和“小”字。请看:院内曲折的游廊,羊肠般的小径,盘旋竹下的小溪,只有尺来宽。院内的建筑则是小小的三间房,房内的门是“小门”,连室内的家俱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精致小巧可想而知。“曲”字寓意林黛玉善虑,心细绵绵……,“小”字则表现黛玉的孤傲性格,在贾府始终护卫着自己的心灵空间,不与世同浊。

在潇湘馆各种景物中,竹的描写最多,最能突出黛玉生活的情趣。黛玉对宝玉说:“我心里想着潇湘馆,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红楼梦》第23回)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竹尤其是湘竹,代表了一种缠绵悱恻的爱情,湘君、湘夫人,都是它的原型构造。“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影参差,苍痕浓淡”,幽雅而又充满素怨。这就使潇湘馆沉浸在仙人的呼吸中,使“世外仙姝寂寞林”成为一种外在的美学性事实。所以有人说:“潇湘馆中千竿翠竹,固是黛玉清雅、孤傲、忧郁品格的象征,但黛玉一旦获得‘潇湘妃子’的雅称后,那‘清欲滴’、‘绿生凉’的竿竿翠竹便在倘恍迷离间幻化为血迹斑斑的湘妃竹。”^[2]因此,用“岁寒三友”之竹,代表了林黛玉不屈不挠、坚贞果敢的浪漫主义精神,塑造了她高雅秀洁的品性。

三 红楼园林的静态美

《红楼梦》中的园林提炼了庭院文学的审美趣味,表现出静态美。小说在静点中描写家庭的人和事,充满静感。

隔绝、闭塞的庭院静态。贾府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封建大家庭,它受外面的世界影响小,缺少与社会交流和向外发展的扩张力,处于相对隔绝、闭塞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产物,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当时社会即将坍塌,垂死挣扎的反映。尽管家庭内部有倾轧、争斗,但它也是一潭死水,缺少生机与活力。外面社会的一点微小的波澜,都会波及到这个苦苦支撑的家庭门面,使它顷刻间灭亡。从贾府的得势,失势,到最后的毁灭,不过过眼云烟,弹指一挥间。

禁锢、逃避的人生静态。生活在大观园庭院的人,在心理层次上,追求无过不及的中庸,以不偏不倚为美。宝钗是中庸美的代表,她采取的是“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明哲保身处世哲学,时时禁锢自己,藏愚守拙,不愠不怒,处处小惠求大全。然而,她对自己的禁锢,也没能挽救家族的衰败,倒是家族的没落掩埋她。栊翠庵是园内静中之静的小天地,妙玉是逃避人生的代表,她自称是“槛外人”,出家为尼,在栊翠庵诵经,打坐,以求心静,超凡脱俗,可她的逃避没能逃脱被强盗劫掠的命运。

清静、无为的人性静态。园林的静态导致园中人性的静态,庭院中上上下下不乏多愁善感的心灵,但缺少昂扬向上的生命勇气和刚性精神,他们安富尊荣,清静无为,追求园林雅趣。宝玉是一个女性化的男子,成天在女孩子中间周旋,赋诗赏雪,不思行动;黛玉是人性静态的典型代表,“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成天伤感落泪,不能自己;探春是贵族小姐中的能干女子,然而也只能听从命运,远嫁海隅;尤三姐是被赞美的刚毅女性,也只能拔剑自刎,表现其妇女的忠贞节烈。这种被园林束缚的人性静态,只能在园林中自我陶醉,自生自灭。

四 红楼园林的柔性美

中国园林文化是一种柔性文化,《红楼梦》表现了园林的柔性文化意识。它的柔性表现遍及园林的每个角落,每个造园媒介都渗透着柔性。这种柔性表现在:

造园的风格多曲折、多变化。红楼园林“重墙垣蜿蜒,游廊盘旋,亭台错落,没有西方园林建筑规整的中轴线、直线型和方正的几何图案所表现出的阳刚之气”^[3],忽而翠嶂挡路,忽而藓苔掩映,忽而飞楼插空,忽而石磴穿云,忽而水声潺潺,忽而折带朱桥,好景迭出,留恋忘返。有例为证:“进入石洞,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阔,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但见青溪泻玉,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沼,石桥三港,兽面衔吐。”(《红楼梦》第17回)

园中的布景多水景,多花草。红楼园林中水景以静态为主,多为小溪、清流,充满柔性,它和水上的建筑相配合,湖光倒影,清新怡情。在老子看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4]水的特性被老子推崇到“几于道”的地位,而水在文化母题识读上正是女性特质的象征。古往今来,受到来自老子“性别哲学”的思维导航,柔性文化在华夏历史上获得广泛认同,“含而不露”“绵里藏针”“百

炼钢化为绕指柔”成为人格诉求和处世信条。

园中的植物也以柔弱的花草为主,树影婆娑,花草摇落。潇湘馆内秋风、秋草、秋灯、秋窗、风雨,即组合成一幅时间和生命的悲壮图画。“秋风惨澹秋草还,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惆怅伤感中交织着对命运不测和死亡无情的双重焦虑。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更是构成了对人自身的限定性的焦虑。潇湘馆内的桃花也同样柔弱。在《桃花行》中,黛玉以易为风雨摧折的桃花自况。“花解怜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这些都体现了林黛玉情感性思维销魂凄婉。

园中的诗词多柔媚,多婉约。《红楼梦》中的诗词是大观园风景的组成部分,大观园的诗词是柔性、女性的表征。《红楼梦》十二支曲子词是柔性的典型代表作,言爱情,即“风月浓情”,“怀金悼玉”;言草木,即“世外仙姝”,“桃红柳绿”,“春荣秋谢”;言天象,即“奈何天”,“水中月”,“云散高唐”;言人物,即“芳魂艳魄”,“气质美如兰”,“个性空灵”;言命运,即“叹无缘”,“意难平”,“心事终虚化”。凡此种种,都表现园中词的柔媚,声的凄婉。黛玉的《葬花辞》可以说是园林词中的柔性哀音的代表作。她以落花自况,血泪作

墨,如泣如诉,抒写了这位叛逆者的花落人亡的哀愁和悲愤。“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非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理想的渴望与热烈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表现了她的高洁的情志和坚贞不阿的精神。可惜的是,黛玉的这种柔性,最终掩埋在无情的世事中,终成虚化和幻灭。

《红楼梦》以园林艺术的形式来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园林美的表层,更重要的是透过园林所发出的悲音,这种悲音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是文化的,也是美学的。

[参考文献]

- [1] 计成.园冶[M].该书成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刻印于明崇祯七年(1638年).
- [2] 张世君.红楼梦的园林艺趣与文化意识[J].红楼梦学刊.1995(3):301-305.
- [3] 老聃.老子[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121.

Garden is a Philosophical Poem

— on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garde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ONG Zhi-ji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garde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ver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high aesthetic values. Studying th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view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garden research, is undoubtedly a very attractive academic subject. This paper tries to grasp the cultural features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garden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ir harmony feature, static aesthetic and flexibility.

Key words gardens, philosophy, aesthetic